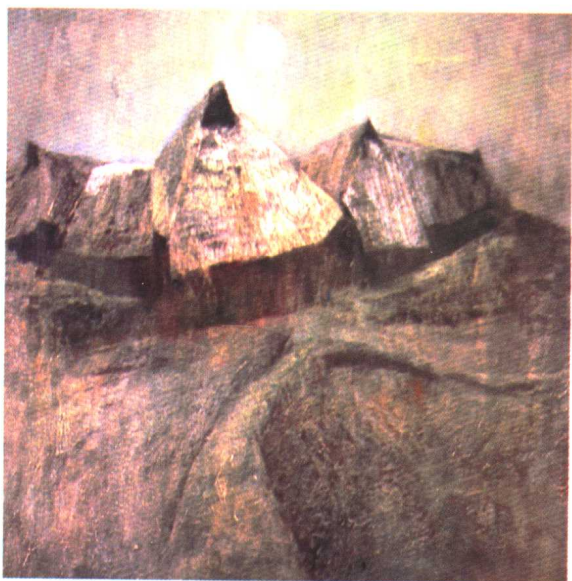


纸上建筑

ZHISHANG JIANZHU



翟永明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SHIREN SUIXIANG WENCONG

诗·人·随·想·文·丛

纸上建筑

翟永明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ZHISHANG
JIANZHU

翟永明 祖籍河南，生于四川成都。1980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。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组诗《女人》、长诗《静安庄》、《死亡的图案》，有诗集《女人》、《在一切玫瑰之上》、《翟永明诗集》，作品曾被翻译为英、德、日、荷等国文字。现居成都写作。

说 明

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,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、知识出版社(沪),自1996年1月1日起,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。

纸上建筑

翟永明 著

出版: 东方出版中心 (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)	开本: 850×1168(毫米) 1/32 印张: 8.5
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	字数: 185千字 插页2
经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	版次: 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: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	印数: 1—8,000

ISBN 7-80627-210-0/1·86

定价: 15.00元

作者自白

多年以来,我执著于写诗,从未想过要去尝试另一种写作形式。我也害怕写文章,十多年前不知高低,写了一篇《黑夜的意识》,至今仍是我害怕别人提起的事。我写诗,似乎因为诗歌是最能藏拙的方法。

在诗中,词可以单独存在,本身就完美地存在。

而文章中,字、词存活于句子的构筑当中,犹如沙子和乳胶存活在建筑材料当中,它的生命,仍有赖于作者对它的安置和喜爱的程度。

诗不是一个建筑,可以是一个亭子或高台,四面来风,八方招摇,自由进出。

小说,则犹如一座建筑,有体块、有容积、也有线条。人们的进入有赖于从中心向外的层层推展。

而散文的空间,是小说和诗歌连接的地点,是两者之间那一片空旷、寂静、永恒的空地,是时间和历史、想象和现实

共同围合的幻想庭院。无意义而又绝对优雅,无目的而又接近真理,是带有自恋自弃风格的书写文法。

我在这本书里,并不打算,也的确不可能写出什么新东西,我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在许多方面的无知,这些无知一方面导致我心安理得地只写我熟悉的东西,另一方面也使我不断地去接近一种质朴和单纯,并带着一种简洁的虔诚之心去寻找真理。

1994年冬天,我曾经与一位建筑师去过成都附近的一个偏僻小镇,那里,遍及全国的卡拉OK与古风并存,我们在那儿寻找时间的源起和变迁,有一个船形的木结构建筑是乡间智慧和中国传说的再现,当我们漫步它那复杂的迷宫式的廊柱和以船舷为表现态势的房屋时,我似乎有些发现,整个过去时代里代代相传的某些幻想和梦,有时只是通过一个最为单纯的形式和内在丰富的结构细部体现出来,朴素的外在和古老的材料里蕴含着智慧本身,为一个不起眼的课题留下了值得永恒纪念的东西。

在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《纸上建筑》里,我谈到了建筑词语的不幸,但对于建筑师来说,建筑已经产生,无论它是在纸上,或是耸立在某座城市或海滨。

同样,对于写作者来说,建筑的含义本身就包含在纸笔的运用之时,思想通过文字的显形,又带动了蛰伏在文字下面的活生生的喻意和灵性。

过去,常常有人问我:为什么不写点散文?我知道,他们的意思是说,诗和散文不都一样,人人都在写吗?但是我确也知道:第一,诗和散文不一样;第二,二者都并非人人能写。

我清楚的是,我这样谈到的文章不是某类“美文”,我所理解的文章也不是别人认为人人能写的所谓“美文”,更不是现在泛

滥得失去本来原意的那些散文。

散文的模式是不是福斯特所说的“艺术宫殿”——一个伪装成宫殿的枯燥乏味的无底深坑？装饰得金碧辉煌，诱人的美丽，但一不小心则会坠入危险的无病呻吟、无愁说愁以及故作风雅的深渊之中。

在更多的时候，“美文”是不是掷向读者的、包装华丽的宜人秋波？

现实中的“美文”随处可寻，永不匮乏。匆匆忙忙的潮流更是后浪推前浪，人们来不及去芜存菁。

然而，真正划时代的声音，并不一定在浪尖上。在寂静中磨砺内心的激情，磨砺写作的基本精神和本质，也才可能磨砺出光可鉴人的文章和诗歌。

一位建筑师说：文化的进步就是从实用物体上除去多余的装饰品。

另一位建筑师范德罗著名的格言“少就是多”，成为我建筑之外的审美和写作的金科玉律。

当我阅读散文时，我对文章简洁外貌的看重，犹如我把文章的朴素视为一种修养。

因为，我所谈到的文章，与我所写的纸上建筑是一样的，它有着同样的规律和形式。我把它们视为一种圣杯式的东西，是需要人们付出代价，付出艰辛的寻找和渴求才能成比例的到手的東西。

1992年我在英国一家博物馆看过玛格丽特的作品回顾展。我在一面墙上看到了那张著名的作品《画像的叛逆》，玛格丽特用细微、精确的写实手法画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烟斗，在画面

上,玛格丽特写了一句话:“这不是烟斗”。能说它不是烟斗吗?那它是什么呢?画家要表达的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触及的事物吗?

玛格丽特的这句话后来成了现代艺术的经典宣言,同时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,它无疑也如同一个关于语言的警世之语,它所提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简洁而机智的象征,也是观察事物的另一种方式。

少就是多。

这不是烟斗。

当我开始新的写作时,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的便是建筑师和画家提供给我的最平淡、最平铺直叙的语言所呈现的意义。当我慢慢品味这不着痕迹地为我揭开事物真相的真理时,我感到一种冷峻的、苍老的变化正贯穿我的全身。

1993年我写了《咖啡馆之歌》。

1994年我写了《莉莉和琼》。

1995年我开始写眼下这本从过去的诗意延续下来,向未来的个性弥漫开去的书。我暂时还不能称它们为散文,它们只是—些也许与这个时代相悖的、过时的东西,但对我来说,却是一个与过去不同角度和不同经验的写作形式。

有一位女人对我认识的一位画家说:“请你帮我画一张自画像。”这个请求把画家难住了。也许他应该送给这个女人一面镜子,并在镜子的下端写上玛格丽特式的警句:“这不是镜子”。

人们常常把自己和别人混为一谈。这个问题就如我们每天都在观察自己,却像这位女人一样,仍然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证实自己的感受。

我写诗,或者写散文,都是为了通过自己的眼睛发现自己,

文字于我仿佛是来自天赐的一件恩物,就像画家手上的颜料,建筑师手上的质材,我庆幸的是,对于文字,我从来就未曾厌倦过,无论是使用哪一种写作形式来处理文字。

人的一生,都在一面镜子面前寻找自己与旁人不同的个性,写作也是如此,视乎你用什么材料去区别,文字、质材、岁月、心境、支离破碎的信息、偷天换日的文化概念。庸俗之辈与有才智的人不同之处就在于,有的人始终在寻找别人的足迹,或重复一日又一日的本来面貌。有的人却从那些相同的,人人都在使用的质材中发现重新演绎的多重可能。

个别时候,我想象自己是一个建筑师,一个纸上建筑设计者,以假想的方式创造心中的理想,并不关心它的实建和对大众生活的影响,只是关心一种形式的必要性。当然,在生活中,我更多的是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建筑师,当我倾注全力于笔端时,我不必考虑甲方(大众审美观念)的情绪,也不必为此担心乌托邦不能变为事实,更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留下永久的责任。

对于我来说,一当字、词,如沙子般落到纸上,则建筑便已存在,作品就已产生。即便我仍怀疑我们每天写作的这些东西,是否仍然是在处理一个老而又老和过时的主题,而且并不比已有的认识更精粹,更耐人寻味。

我们仍然无法超越我们的前辈所达到的成就,因为他们已在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题材上触及了事物的根本,而我们,或者只触及了一个时代,或者只触及了一个时代的文字。无论它是否会在某一方面成为文学示范和这个时代人类精神的证据。

如果玛格丽特说:这不是文字。

我该怎样想?

总

序

谢

冕

一个夏天的夜晚,宗仁发和曲有源“翻越”畅春园的院墙赶来找我(因为我第二天凌晨将有一个远行),送来了这一套“诗人随想”文丛的文稿。大概是出于我和诗缘分吧,他们希望我为之说点什么。

这套“诗人随想”的作者,大多是我熟悉的年轻朋友,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诗人,为中国诗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。过去我只读他们的诗,现在又读他们的随想文字,诗和文的互相映衬,给我很大的喜悦。

诗是文学的王冠,诗的文字应当非常考究。可是,近来的人们似乎越写越粗糙了。诗人不注意文字的表达是不可原谅的。现在读这套“诗人随想”,读着他们睿智、机敏,特别是精致的文字,给人以非常好的感觉。

人们常说诗是跳舞,散文是走路,这话不关褒贬,人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走路,有时则跳舞。倒是这种跳舞和

走路的比喻很传神,给人以明确的文体特征的启发:诗是跳动的、断续的;散文则是叙说的、连贯的。散文是一种清楚的表达,忌含混,它是明摆着的,辞不达意就不行,故不易藏拙。诗就不同了,一些人常借“含蓄”、“象征”什么的来掩饰自己的文理不通。现在有些“诗人”,甚至连通顺的句子都不会写,更别说一篇完整的文章了。“诗”是容易伪装的。

要是都像这套“诗人随想”文丛的作者这样,都来“练练”散文、随笔这玩意儿,那么,那些实际的语文表达的水平就突现出来了。我是说,这套文丛的作者们,除了会写漂亮的诗,大体又都是些文章的好手。由此可以反证:他们在诗中表现的“跳舞”是货真价实的精彩。

人必须先学会走路,而后才谈得上跳舞,不论是迪斯科,是狐步舞,还是拉丁舞。现在有些情形却是反常的,即有些人甚至连路都走不好,却想成为舞蹈大师,要是我早年没练习写过诗(很惭愧,终究不能成为诗人),我不敢说这样的话。我是个过来人,深知文章写不好便写诗是贻害无穷的。诗这个文体让人“莫测高深”,诗的“深奥”甚至让语文专家在批评时顾虑重重。

优秀的诗人都应是文章的好手。从道理上讲,唯有文通字顺了,而后才能“含蓄”,才能“精练”,才能“想象”。如今有些“诗人”却反过来做,这就做出毛病来了。这套文丛的作者们不如此,他们的文章都写得好(据我粗读,有的文章也并非不存在文理上的问题),从他们的文中读出了诗意,读出了坦诚,读出了智慧。读他们的文章不由得让人感慨,诗人之文与“职业”的散文家之文毕竟不同:前者自由率真,而后者则常给人以“做”文章的感觉。

为此,我希望诗人不妨都像这些文丛的作者们那样,试着走出诗歌城堡到散文园地里散散步。一则显示一下自己的真本

事；二则也给那些成了固定范式的散文带去一些灵动和生气。从这意义看，由宗仁发、岑杰主持的这套“诗人随想”文丛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了。

为了感谢宗、曲二位深夜翻墙的美意，我就发了如上那些议论。至于本文丛诸位诗人的文章得失，只好留待知心者的品评。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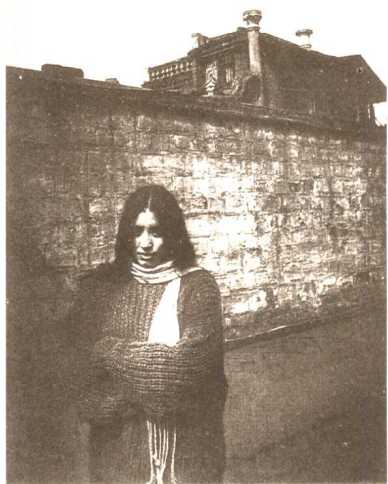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诗人翟永明的随想集,也是“诗人随想”文丛之一。

全书汇集了诗人就建筑、绘画、诗歌、海外生活、人生片段五个方面有感而作的40篇作品,展示了诗人多维的生活景况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《一个墨西哥女人》、《关于〈自语〉的自语》呈示了诗人对另一时空信息的敏感捕捉能力,她细腻地诠释了种种诡谲而美丽的神秘意象、真切地映射出一位女性诗人灵魂深处的隐秘理念。《那时,我刚满十三岁》、《阅读、写作与我的回忆》则以洗练、素朴的语言再现了诗人青春年少时的生命憧憬,极自然地流露出她性情中明朗、率性的另一面。

本书作者将真实的生活碎片、独致的艺术体悟和诗意的人生理解融汇笔端,构建出极富异趣的纸上建筑,供读者欣赏品读。

诗/人/随/想/文/丛

SHIREN SUIXIANG WENCONG



目 录

总 序 谢 冕

作者自白 1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| 纸上建筑 |
| 9 | 但水却稀少,以致你会敬它为神 |
| 15 | 女儿墙 |
| 21 | 庭院·诗·风建筑 |
| 27 | 外眺与内眺 |
| 32 | 九十九间半 |
| 38 | 梁思成与爱丁堡 |

- 43 清风吹彻浮世
- 50 与玩偶共舞
- 57 乌鸦是吉祥的
- 64 一个墨西哥女人
- 73 王鹰的世界
- 75 关于《自语》的自语
——读刘虹组画《自语》
- 80 插图是美丽的
- 86 纽约:小矮人的故事
- 93 北纬 71°——极地之旅
- 98 苏荷的日子
- 105 科罗娜 19 号
- 121 92 年夏天
- 127 寻找兰姆
- 134 一张理解的剖面图
- 139 谁是石阵的访客?
- 145 请听万物倾诉
- 152 死亡的另一报方式
- 155 那时,我刚满十三岁
- 163 1995 笔记
- 166 从商记
- 176 看 戏
- 183 筐中短语

191	日渐衰老的女诗人坐在阳台上
193	献给无限的少数人
196	面向心灵的写作
199	这样的文章
202	《咖啡馆之歌》以及以后
206	生活的诀窍——给李有亮的一封信
210	在一切玫瑰之上
217	阅读、写作与我的回忆
230	“女性诗歌”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
234	再谈“黑夜意识”与“女性诗歌”
237	完成之后又怎样？
	——回答臧棣、王艾的提问

后 记	254
-----------	-----

纸上建筑

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,纸是一个与我们密不可分的东西。纸意味着我们的思考最终落在实处并得以藉此传达给他人,也意味着我们那凌乱的思绪或是由墨水或是由油墨,将变成清晰的符号提供给阅读者。而建筑,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,无非是些水泥、混凝土、钢筋的四方盒子,它与我们密不可分之处仅在于质量、安全和提供给我们的温暖。从小我们就知道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”。这就是我们对建筑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期待。至于纸和建筑之间我们却从未感到有何关联,只是在最近的阅读中,我才注意到它们之